

觉群 佛学译丛

名誉主编 季羨林

主 编 觉 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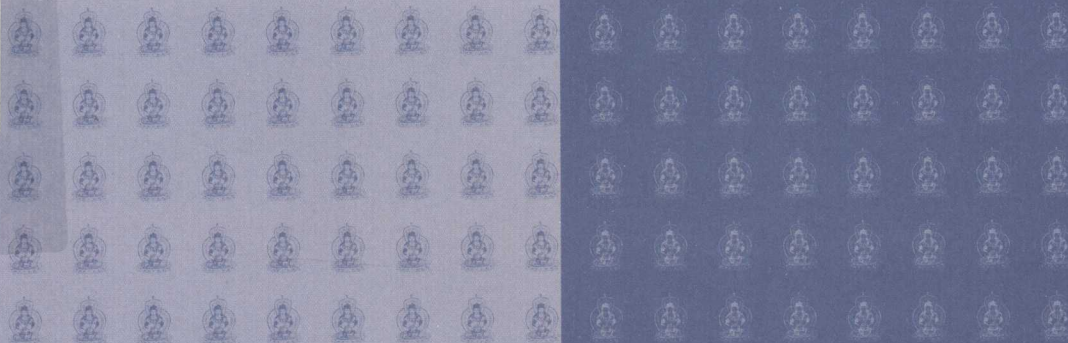
中国净土思想的黎明

净影慧远的《观经义疏》

[美] 肯尼斯·k·田中 著

冯焕珍 宋 婕 译

上海古籍出版社



觉群 佛学译丛

名誉主编 季羨林

主 编 觉 醒

中国净土思想的黎明

净影慧远的《观经义疏》

[美] 肯尼斯·k·田中 著

冯焕珍 宋婕 译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净土思想的黎明: 净影慧远的《观经义疏》/(美)肯尼斯·K·田中著; 冯焕珍, 宋婕译.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 11

(觉群佛学译丛)

ISBN 978-7-5325-4910-8

I. 中... II. ①肯...②冯...③宋... III. 慧远(334~416) — 净土宗—思想—研究 IV. B946.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004219号

本丛书由觉群编译馆主持编译
责任编辑 罗 颢

觉群佛学译丛

中国净土思想的黎明

—— 净影慧远的《观经义疏》

[美] 肯尼斯·K·田中 著

冯焕珍 宋 婕 译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上 海 古 籍 出 版 社

(上海瑞金二路272号 邮政编码200020)

(1)网址: www.guji.com.cn

(2)E-mail: guji1@guji.com.cn

(3)易文网网址: www.ewen.cc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经销 上海颢辉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18 印张 $10\frac{12}{18}$ 插页 5 字数 200,000

2008年11月第1版 2008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 - 3,300

ISBN 978-7-5325-4910-8

B·634 定价: 36.00元

如发生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总 序

佛教源于印度,而发扬光大却在中土。自东汉时输入,经诸多朝代之努力,将原为梵文(或巴利文)等古天竺文字的佛经译为汉语,并通过手工抄写到印刷技术之运用,终于使佛法深入人心,广大信众,同沾法益,此功德无量之善举前后持续了千年有余。特别是我国国民与天竺人民早有往来,其思想趋向也颇为接近,复经魏、晋、南北朝数百年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之相互激荡、磨合,乃至酝酿、吸收,至隋唐而大成,创宗立派,鼎盛繁荣,前所未有的。影响所及,朝鲜、日本、越南等邻邦亦多流行大乘佛法。以后,历经宋、元、明、清各代,我国始终为大乘佛教之重镇,有“佛教第二故乡”之誉。此殆与我国僧俗两界人士究心于佛法义理密切相关。

佛理探究,自古以来即有僧伽、居士之分,虽无“研究”之名,而出于信仰之诚,寻求佛教精义者,彪炳史册,所在多有。降及近世,因科技发展之刺激,佛法潮流,亦屡有扩张。自19世纪德国学者马克斯·缪勒提出“宗教学”概念以来,欧美之宗教学研究方兴未艾。佛教,作为古老的宗教之一,海外研究也日见蓬勃,从东瀛至南亚,从德意志、法兰西至英吉利,于研究南传佛教圣典及历史文化方面卓有成效。尤其是在美利坚,自C. R. 莱曼等创办《哈佛东方丛书》、奠定美国佛教研究基础以来,从地域上说,其研究范围已囊括南传佛教、印度佛教、中国佛教(包括藏传佛教)、东亚佛教,举凡教理、经典、仪式、经济、政治等无不涉及,成果斐然。目前已发展至巴利文、梵文及藏文,横跨文献学、社会学、人类学、哲学、伦理学、语言学、历史学等多门学科,在宗教学界已呈后来居上之势。就佛法源流而言,佛教从印度本土向南、北方向分别传播,菩萨高僧,筚路蓝缕,而成北传大乘、南传上座二极,于今因缘增上,不断发展,已趋于世界佛法之域,可谓千载一时也欤!

因此之故,时有台湾蓝吉富氏主编出版《世界佛学名著译丛》一百册,介绍国际佛教学术界之研究成果、研究方法与研究工具等,内容广泛,对于国内学界



中国净土思想的黎明

拓展学术视野,提升佛学研究水准,甚有裨益,可喜可贺!惜其著作多属近代,且以日文为主,时过境迁,欧美近代以后之佛学研究日新月异,相关成果不断涌现,将此类新知卓见译为汉语,嘉惠学林,已成迫切之势。

藉此因缘,敝寺故有觉群编译馆之设立,集思广益,斟酌权衡,适时推出《觉群佛学译丛》,实欲借古人译梵为汉之经验,取信、达、雅之准则,推陈出新,俾在家出家,两俱得益。佛法虽重在行持实证,佛经所说理趣,亦无不求证生死大事之门径,若依文解义,理事分途,则徒成慧业,殊失佛法之宗旨。然此乃针对僧伽悟道而言,非指俗世传教之事,况时际浊世,佛法传扬端赖因缘,适应时会,则日以广信,僧伽寄质尘寰,岂可遗世而独立者乎!

倘参以此译丛为契机,重视我国古代传译之汉文圣典,探悉诸宗玄义,同时摄取世界各地佛法之优长,融贯现代国际佛学界之研究成果,“他山之石,可以攻错”,深信国内会有更好的研究成果出现,佛教亦将进一步充实与光大,余之愿也,因序之而随喜赞叹云尔!

2004年8月佛欢喜日觉醒序于般若丈室

译者序

如果说经过鸠摩罗什、佛陀跋陀罗和慧远等僧团的倾力推展,中国佛教开始走向了独立发展、兰菊齐芳的魏晋南北朝时代,那么“隋代三师”净影慧远、天台智顗和嘉祥吉藏就可以说是他们那个时代领袖群伦的佛学家。他们不仅是依教奉行、真修实证的佛门大德,而且是见闻博洽、体大思深的佛学巨匠,为中国佛学后来的发展贡献了丰富的精神资粮。

三师中,净影慧远出世最早。据道宣《续高僧传》慧远本传称,他是一位谨严传持教戒、勇敢护佑佛法、孜孜思考著述的大德,其人生前备受崇敬,身后其思想一度广为人们传持。在中国佛学中,他提出了许多重要思想:他是法藏所谓“如来藏缘起宗”的集大成者,建立了博大严密的如来藏缘起思想体系;他所倡立的立性、破性、破相、显实的四宗判教观,是目前所知天台、华严两大判教体系出现前最完整的判教体系,对两家的判教思想都有相当影响;他的“法界缘起”说唱出了华严宗的先声;他以华严净土融摄弥陀净土的净土思想也独具一格……虽然如此,由于他没有成为隋唐佛教宗派的祖师,中唐以后就很少人提到他了。

如果说这在古代情有可原,但20世纪以来依然如故就有些令人费解了。拿汉语学界来说,整个20世纪上半叶,专门以净影慧远为题材的论文只有陈寅恪先生的《〈大乘义章〉书后》和韩镜清先生的《净影八识义述》等零星成果。直到20世纪90年代以后,这种状况才稍有改观。此时,香港大学的廖明活先生开始对慧远进行专门研究,并发表了《净影慧远思想述要》的专著。海外学术界长期以来也对净影慧远保持沉默。百年来,日本、欧西学术界专门研究净影慧远者只有驹泽大学佛教学部教授吉津宜英和武藏野女子大学宗教与佛教教授、国际真宗学会会长肯尼斯·K·田中两位先生。进入21世纪,虽然有刘元琪先生和译者先后出版了研究净影慧远的专著,但对这样一个佛学大师来说还是远远不够的。因此,将域外的相关研究成果译介过来,对我们更深入、更全面地了解净影



慧远的思想乃至隋唐佛学仍然是大有裨益的。

我们翻译的这部书,是肯尼斯·K·田中先生专门研究慧远净土思想的力作,1990年由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以净影慧远的《〈观无量寿佛经〉义疏》为研究对象,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关于其净土思想的理论研究,第二部分是对其《义疏》的英译。我们翻译了该书的第一部分。在该书中,作者从整个佛教净土思想的发展历程来研究净影慧远的净土思想,条析其内容、衡定其影响、评价其价值,视野广阔,新见良多。该书的具体内容及其创新之处,读者自可躬自览会,此处不必饶舌。译者想指出该书中的两点不足:首先,作者以挑战正统净土佛教立场的姿态研究净影慧远,对正统净土派将慧远排除在其法统外的种种偏见具有独到的观察和分析,但难免矫枉过正。其实,正统净土派没有将慧远纳入其法统,除了误解和偏见之外,还与慧远净土思想可能造成的后果有关。慧远认为弥陀净土是化土,判位比正统净土派所谓报土低了一层。另一方面,他认为凡夫能修观,在正统净土派看来有高推凡夫能力之嫌。他的做法在实践上无异于削弱了人们对弥陀净土的信心,同时也将许多人拒于弥陀净土的门外了。慧远所以如此,乃是因为他的显实宗所宗净土为华严净土,他是以华严净土融摄了弥陀净土。同时,他从显实宗的行位思想出发,将十信、十行、十住、十回向等地前四十位众生视为凡夫,故与正统净土派对凡夫的定义大异其趣。而这一点,只有结合其《大乘义章》才可获得贴切的把握。再者,慧远虽然对净土三经中的《观无量寿佛经》和《无量寿佛经》两部经作过注疏,但他本人并不以净土为正行,也没能为人们修净土行开出一个切实可行的法门,这自然大大影响了他在净土宗中的地位。我们能够理解,作者未能见及此两义是受其研究立场和主题限制的结果,不能苛求,但对此略加表显并不是没有意义的。此外,因语言的隔膜,书中间有对经典引文理解失当的情况,相信读者也会谅解。

本书由我和宋婕合作完成。书中涉及到的汉文文献,我们一一查对了原文;书后所附参考书目,因多在注释中已经译出,故未翻译,仅将“基本文献”部分还原为汉文,以有助于有需要的读者查找;注释中凡《大正藏》这部藏经,一律依学界惯例用T代表。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始终得到龚隽教授的关心和帮助,谨致谢忱。惠敏法师、邱雅芬教授、陈馨女士和学生张驰、刘洋帮助译者克服了不少梵



文、日文和意大利文人名和文献名翻译方面的问题,学生朱慧、张敬川协助制作了全书索引,一并致谢。值得特别感谢的是上海玉佛寺“觉群编译馆”的大德和居士们,他们不仅助成了此一殊胜因缘,而且对译者的工作进度表现出了令我深感惭愧的耐心。

冯焕珍

2007年6月12日

于广州客村梵音阁

前 言

本书在四个方面提出了新见解。首先,这个对慧远高度学术性注疏的研究不同意这样一种传统看法,即净土佛教仅仅是宗教上低层次的通俗教义。第二,本研究对慧远对中国佛教、特别是对净土佛教思想所作的贡献作出了肯定,尽管这种肯定迟得太久了。第三,本研究拓宽了净土教义的传统界线,对过去种种净土定义的确当性发出了挑战。第四,最重要的或许是本研究考察了中国净土宗的宗派形成问题。

大量的因素促成了一个宗派的形成。现代的学者们一般引用那些能证明末法时代来临的末世论信息的历史事件,作为促成净土宗出现的基本因素之一。但是,实际过程要复杂得多,更充分的考察和理解必须考虑诸如理论、制度和宗教环境等其他因素。

在这些因素中,本书处理理论的因素、特别考察净影慧远(523—592)撰写的一部注疏所发挥的关键作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此慧远与较早那位以净土宗创始人身份为传统僧团所知的庐山慧远(334—416)不是一人。净影慧远的《观无量寿经义疏》(此后称为《义疏》)是现存有关《观无量寿经》的最早注疏。这部文献在该经的注疏传统中发挥了某种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它在后来正统净土传统中的“异端”身份削弱了对它的后续研究。

导论讨论该疏在研究中国净土佛教的现代学术中的地位,特别关注种种视之为异端的理由。第一章审察关乎净土作为一种鲜明教义或宗派的种种问题和根源,综观净土思想在印度和中国前慧远时期的理论发展。

第二章考察慧远的生平和思想。作为隋朝一位著名的末法论领袖和学者,慧远更为人所知者是其非净土的理论革新,即阿赖耶识和如来藏理论,而非其净土思想的理论革新。与其作为严肃的学者形象相反,就像考察他与北周武帝的勇敢论辩所表明的,慧远实际上不仅有效宣传而且坚决捍卫了佛法。

第三章处理《义疏》的文献背景,包括考察《观经》种种争论的起源、《义疏》



的时间和作者问题。而且,鉴于传统上并不将慧远视为净土提倡者,此章探讨了促使他撰写净土经典注疏的可能理由。

第四章通过审察“五要”、其“判教”分类和注解模式,将他对此经的处理放在其他佛学著作的语境中进行定位。慧远有意识地将一组完全不同的净土经典当作某种一致的整体来对待,由此证明了他将净土视为某种特殊的教义。如实际上显示的,《义疏》是现存最早用缩写经题来称呼这两部主要净土经典的文献,这是一种连正统净土传统都接纳的实践。

第五章集中处理慧远对往生的两个方面即因行和精神判位的分析。与以前的评价相反,慧远不但肯定称名是往生的合法原因,而且肯定凡夫从事观行的能力。九品往生的判位在该经所有注疏中都引起了强烈兴趣,但很明显《义疏》是最早创设判位系统的著作,此系统对继起的注疏产生了相当的影响。

第六章论定《义疏》对杰出净土人物善导的主要著述的影响。通过从善导的《观经》注疏中选择一些理论论题,能够揭示慧远对善导理论框架的影响。第七章提出一些结论并结束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是《义疏》的全译。

我至诚感谢令本书能够完成的种种因缘。没有马伯乐·马克利奥德·刘易斯基金会的慷慨布施,本书的进展就会受到严重阻碍。瑞维伦德·G.科诺纪念基金会和苏瑙基库那伽学术机构的额外补助支持我旅游和获得研究资料。感谢佛教研究所给我专心致志地完成这项工程的研究时间。

对于向本书初稿给予鼓励和宝贵建议的刘易斯·兰卡斯特教授,我表示最深挚的谢意。感谢青木春夫、罗伯特·伯拉、卡尔·拜勒菲尔德、锡瑞·比尔奇、P. S. 加伊尼、黎惠伦和迈克尔·斯翠克曼教授给予的有益和重要指导。龙谷大学的稻垣久雄教授给了我最初的支持和鼓励,驹泽大学的吉津宜英教授和横滨大学的藤井教公教授在整个研究中一直是我灵感的源泉。洛宾·马休斯教授对书稿提出了批评,并提出了许多文体上的建议,我对她表示特别感谢。吉米久常女士慷慨地编辑了文本,并对编制索引这种单调的任务给予了帮助。

本书的完成大大受益于各位委托人以及与佛教研究所有关的许多人对我的私人支持,值得提到的有毕肖普·西根·雅马可、宫地廓慧教授、杰克·藤本博士、沃尔特·桥本博士、瑞维伦德·罗素·滨田、瑞维伦德·拉维涅·佐佐



木、瑞维伦德·英纯九条、瑞维伦德·干也冈本和已故的罗伊·岩本先生。研究所的同事、同道和学生为我创造了一片“净土”，一个有助于我提高效率的环境。为此，我要特别感谢阿尔弗雷德·布隆主任、芮卡·瓦格纳、松本结城，德高望重的潘特·锡拉维马拉，罗纳德·纳卡索涅博士、理查德·需涅博士、罗纳德·戴维森博士、阿泽·琼斯、索那埃·吉托达、瑞维伦德·卡罗·日间贺、苏米·平林、格瑞高利·吉布斯、卡西·维拉斯克、查尔斯·尼米、林雅美和约瑟夫·金。最后，感谢吉米、阿龙和纳坦，他们为减轻我的许多家庭义务而作出了不少牺牲。

导论:对正统的挑战

从前学术的种种局限

现代对中国净土佛教的讨论,无论在研究的问题还是在人物上都受到了严重限制。陈观胜(Kenneth Ch'en)用英语写作的研究中国佛教的标准现代史学著作《佛教在中国》一书,为此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个案。该书有关净土宗部分纵贯整个唐代(618—907),但仅仅论及庐山慧远(334—416)、昙鸾(476—542或488—554)、道绰(562—645)、善导(613—681)、慈愍(680—748)和法照(八世纪)^①。陈氏选择这些人物无疑反映了现代日本学术关注的重点及其研究成果,这是其大部分论述的基础。此外,提交给北美多所大学的有关此时期中国净土佛教的博士学位论文,其话题同样局限于这些传统的人物或其著作。例如,萧清芬和罗吉尔·卡勒斯提交的昙鸾;大卫·查普提交的道绰;朱莉·帕丝、因格拉姆·西赫和羽田信夫提交的善导^②。

反过来,现代日本学术的范围则严重受制于净土各宗派的兴趣。在其《选择集》(关于念佛的论文,由本愿念佛会选编)中,日本净土宗的创始人法然(1133—1212)将庐山慧远(非本书研究的净影慧远)、慈愍和道绰/善导确立为中国净土法统的创建者;净土真宗的创始人亲鸾(1173—1262)则将昙鸾、道绰和善导作为其法统的中土诸祖^③。

由于与这些净土宗派有关的学者完成了这类研究的大部分工作,研究

① 陈观胜《佛教在中国:历史纲要》,普林斯顿,新泽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72,第342—350页。

② 详见后面参考书目部分。

③ 关于法然,见其《选择本愿念佛集》,T2608.83.2c6—7;关于亲鸾,见其《显净土真实教行证文类》,T2646.83.600b13—26。



中国净土佛教的现代日本学术界已出版了大量著作,它们研究的是本研究将称为“正统的”净土人物,即昙鸾、道绰、善导,以及较次要的庐山慧远、慈愍等人。但是,一如本书有关净土佛教的现代著作文献列表明确显示的,这些研究几乎毫无例外,关注的都是与这些正统净土人物相关的理论和历史问题。那些不属于这个有限群体的人物,已被预先排除在研究的重要人物之外了^①。

在中国,如宋元时期的净土法统记载的内容所示^②,这些正统人物也将具有类似见识者接纳为对净土佛教有重要贡献的人。然而,因为这些法统是几百年后编造的——就庐山慧远而言是八百年——它们有时缺乏历史根据。最好的例子是,庐山慧远过去被奉为莲社开创的两个法统的创立者。但是,要证明他作为创始人的显赫身份,还没有发现他通过其思想或经由其弟子的历史联系对这两个法统的后来者有任何影响的确凿证据。

因此,这表明慧远对中国净土佛教的实际贡献确实较宋代莲社或法然的法统所声称的小^③。事实上,现代学者对“白莲社”——这个团体有 138 位贞信之士,他们曾在慧远的引领下于庐山集体发愿往生极乐世界,这造就了慧远作为一个净土信徒的声誉^④——的可靠性就表示怀疑。

强调从前学术界的范围有限,并未贬低任何一位正统人物的贡献。善导无疑大大促进了理论的系统化和传播。他受到后来中国和日本净土追随者的极大尊崇,以致继起的净土圣贤都被称为“后善导”,如法照和寿康(805 年卒)就是

① 《佛教学关系杂志论文分类目录》(京都:永田文昌堂,1975),第 168-176 页。例如,见 1960 至 1974 年间讨论中国净土佛教的日本论文部分。

② 庐山慧远、善导和法照属于莲社七祖之列。《佛祖统纪》,T2035.49.260c-264a。普度(元时期)的《庐山莲宗宝鉴》也有前述三位和昙鸾。T1973.47.321c-324a。

③ 净土注释者关于庐山慧远最早的参考资料之一(如果不是最早的)见于迦才的《净土论》(撰写于 7 世纪下半叶初某个时间),在论文中他被列入著名的净土修行者之内。T1963.47.90c28。不过,没有证据表明慧远影响了《净土论》表达的理论立场。小笠原宣秀无论如何坚持,这个莲社却在庐山继续存在,并由唐而宋影响了净土佛教的发展。小笠原宣秀《中国净土宗的研究》(京都:平乐寺书店,1951),第 17-21 页。

④ 例如小笠原宣秀前揭书,第 7-9 页;陈观胜《佛教在中国》,第 107 页。他们的研究结果主张,慧远被塑造为宋代法统的“创始人”,是由于身处南中国的法统编造者们企图利用慧远的名声,因为慧远即使在逝世八百年后仍然继续受到人们恭敬。



这类例子^①。相反，这里作出此一重要声明，意指现代研究过分集中于这些正统的净土佛教人物，特别是昙鸾、道绰和善导身上，而以牺牲其他对净土佛教同样发挥过决定性影响的人物为代价了。

对早期净土佛教发展的更恰当评价，有待于对迄今被遗憾地忽视了的领域的研究。以“伪经”著称的大部分文献乃是这类被忽视的研究领域之一^②。如牧田谛亮等现代学者所说^③，道绰的《安乐集》这部在中国和稍后在日本净土佛教中都受到尊崇的文献，广泛征引了大量的疑伪经典。一个例子是，道绰征引了几部他视为提倡往生净土的经典，其中两部，即《随愿十方往生经》和《十往生经》，都被视为疑伪经^④。在其他疑伪经中，后者也被善导现存五部著作中的两部所征引^⑤。但详细研究疑伪经典在《安乐集》和善导两部著作中的作用，在一个由受到强烈的净土兴趣支配的学术圈中已受到了明显阻挠。这样的研究无疑为6、7世纪的净土佛教提供了更加完整的形象^⑥。

另一类受到忽视的文献包括7世纪后期、8世纪和9世纪早期的“护法”著述。这类文献的代表作包括《释净土群疑论》、《净土十疑论》、《念佛镜》和《念佛三昧宝王论》^⑦。净土教义发展到其基本理论得到巩固的阶段

① 见塚本善隆《唐中期的净土教》（1933，重印，京都：法藏馆，1975），第256页。

② “疑伪经”的概念在中国佛教史中早有所见，例如《出三藏记集》中有记载了二十六部“疑伪经”的《道安录》。在同一个目录中，还发现僧祐本人在道安之外录有二十余部疑伪经的目录。T2145.55.38b7-c16。

③ 它们包括《佛说随愿十方往生经》（T1331.21.527c-532b）、《净土三昧经》（ZZ1.87.4）、《善王皇帝经》（已佚，见《佛书》，6:370a）、《惟务三昧经》（已佚，见《佛书》，11:114b）和《十往生经》（ZZ1.87.4）。参牧田谛亮《疑经研究》（京都：京都大学人文研究所，1976），第11页。

④ T1958.47.19a15-17。见前一注关于这两部经的内容。

⑤ T1959.47.24c7-8, 25b4-8（《十往生经》）；25b29-c6（《净土三昧经》）；25c15（《惟务三昧经》）。T1980.47.447c14-18（《十往生经》）。

⑥ 研究与净土佛教相关的疑伪经典的论文寥寥无几，专门处理净土佛教的严肃研究则根本未见。见望月信亨《净土教的起源及发达》（东京：共立社，1930），第215-216页；藤堂恭俊《善导教学中的疑经：特别以十往生经为中心》，《鹰陵史学》3和4（1977）：第319-337页。

⑦ 这些文献的《大正藏》本分别是：T1960.47, T1961.47, T1966.47和T1967.47。虽然《净土十疑论》传为智顗（538-597）所作，但学者们现在一般认为它是695-774年间某个时候撰集的晚得多的作品。关于与此文献的作者及其英译相关的学术摘要，见利奥·普鲁登译《净土十疑论》，《东方佛教》6-1（1973年5月）：第126-157页。



后,其支持者要转而反对新兴的团体、保护其地位,这类著述于是出现了。例如,《念佛镜》的有些部分就直接回应了诸如禅(Ch'an)、唯识(Maitreya)等具体团体提出的批评和疑问。《净土十疑论》详述了十个疑问中可能是由禅和唯识的支持者提出的两个疑问^①。鉴于其对手对净土地位的批评,这些著述不但对反思净土支持者如何看待其理论的殊胜性格具有特殊价值,而且对展示他们如何明确有力地表达这种殊胜性格也具有特殊价值。

最后一类被忽视的文献是《观无量寿经》(此后简称《观经》)注疏。当然,善导的《〈观无量寿佛经〉疏》(此后称《善导疏》)是个例外。由于日本净土诸宗的兴趣问题,它在现代日本学术界已成为中国净土研究的焦点之一^②。由隋及宋,知名的《观经》注疏起码有四十部,它们大部分撰作于公元800年前^③。其中九部完整地保存了下来,超过两大部分地保存了下来^④。《观经》比包括《大无量寿经》或《小无量寿经》在内的其他任何净土经典都吸引了更多人的注意力。因此,《观经》及其附属文献在净土佛教的整个早期历史中拥有至关重要的地位^⑤。善导的“巨著”是一部有关《观经》而非前文所及两部净土经典的注疏,这一事实突出了该经的中心地位。同样,撇开书名不管,道绰的《安乐集》本质上也是对同一部经的注疏。

同时,“护法”文献向我们传递了这样的明确信息:这些注疏将透露更多关于净土佛教形成时期的内容。“护法”文献将透露更多与那些在中国引起兴趣

① 《念佛镜》, T1966. 47. 127c20 - 128c29; 《净土十疑论》, T1961. 47. 78a2 - b2, 79b17。后一文献提到了各种问题中的一个大概由禅宗信徒提出的例子:“诸法体空,本来无生,平等寂灭。今乃舍此求彼,生西方弥陀净土,岂不乖理哉?又《经》云:‘若求净土,先净其心,心净故即佛土净。’”(T475. 14. 538c4 - 5)

② 《善导疏》对日本净土佛学家的重要性可以追溯到法然本人的解脱,他承认这是读到该书一文字的结果。亲鸾将善导作为三位祖师之一,并且广泛征引了善导的著作。

③ 《佛书》,第2卷,页199a - b。

④ 关于此表,见第3章。包括灵裕(518 - 605)、慧影(600年卒)和法常(567 - 645)在内的其他人的注疏已佚失。

⑤ 关于《大经》,有五个汉译本:T360, 361, 362, 363, 364;《小经》有两个汉译本:T366和367。有关两经现存和佚失的汉译本的详细讨论,见藤田宏达《原始净土思想的研究》(东京:岩波书店,1970),第13 - 115页。



的修行有关的内容,这些注疏将增进我们对规范的净土理论发展的理解。作为规范的佛教著述,这些注疏大多数都由灵裕(518—605)、吉藏(549—623)和净影慧远本人等地位很高、擅长弘法的学问僧撰述。

本研究的主题是这些注疏之一,即净影慧远(523—592)的《义疏》。这部《义疏》对于理解早期净土佛教特别重要,因为依研究这个主题的现代学者之说,它是《观经》最早的注疏^①。《义疏》的确似乎是现存最早的注疏,这个观点的恰当性稍后将得到证明。

惠谷隆戒和藤原凌雪还主张,《义疏》成了许多继起《观经》注疏的范本^②。惠谷并且主张慧远对韩国净土佛教产生了主要的影响。依他的说法,新罗时期的净土经典注疏者是由两个法统合在一起的。一条源于慧远,另一条源于玄奘(596—644)和窥基(632—682)。慧远的“法统”包括慈藏(608—677)、元晓(617—686)、义湘(620—702)、义寂(约7世纪—8世纪早期)、法位(约7世纪)和玄一(约7世纪—8世纪早期)^③。尽管惠谷的说法是否切实尚须进一步评估,它无论如何传递了慧远在韩国佛教发展中的作用这一潜在尺度。他活动的范围更令人钦佩,因为新罗朝的净土注疏直接、深入地参与了日本奈良与平安时期的净土思想发展^④。

没有证据证明《义疏》受到昙鸾的《往生论注》(此后称《昙鸾疏》)——这位

① 望月《中国净土教理史》(1942,重印。京都:法藏馆,1964),第90页;山口光丹《天台净土教史》(京都:法藏馆,1967),第125页;惠谷隆戒《隋唐时代的〈观经〉研究史观》,《塚本博士颂寿纪念:佛教史论集》,塚本博士颂寿纪念会编,京都:塚本博士颂寿纪念会,1961年版,第125页;野上俊静:《中国净土教史》(京都:法藏馆,1981),第197页。

② 惠谷《隋唐时代的〈观经〉研究史观》,《塚本纪念集》,第125页;藤原凌雪《念佛思想研究》(京都:永田文昌堂,1957),第215页。

③ 惠谷隆戒《净土教的新研究》,第55—61页。作为支持,惠谷论证了圆光(630年卒)曾在长安与慧远一起学习并将与慧远净土思想相关或相似的净土思想带到高丽的高度可能性。圆光对继他住在同一寺院黄龙寺的慈藏具有影响。至于圆光,他也住在同一个寺庙,惠谷在其著述中发现了慧远思想的影响。义湘关于《阿弥陀经》的注疏已经佚失,但他也是黄龙寺的一名常住,并得到其主要弟子义寂的弘扬。义寂再制的《无量寿经》疏显示了慧远的影响,法位和玄一的现存著作也显示了慧远的影响。

④ 前掲书,第56—57页;井上光贞《日本净土教成立史的研究》(东京:山川出版社,1956),第431页。



主要先贤唯一知名的汉语净土论著——的任何影响^①。相反,如本研究将会主张的,《义疏》却对道绰和善导等正统净土佛学家产生了影响。这种影响促使我们重估亲鸾坚持的祖统说,它称中国净土佛教从昙鸾到道绰以及此后的善导是一脉相承地发展的。相反,慧远的《义疏》发挥了比前人公认更大的型塑作用,将他放在上述祖统中的昙鸾和道绰之间加以定位从某种意义上说会更确切。

《义疏》对正统的批判

撇开惠谷和藤原赋予慧远《义疏》在早期净土佛教发展中的重要意义不说,《义疏》本身的内容从来没有得到过严肃的研究,人们总是在与《善导疏》加以比较时才提出讨论《义疏》^②。在日本净土学术界,《义疏》像个“稻草人”一样摆脱不掉争议的角色。因为在前近代时期,学术界粗制滥造了大量颂扬善导和贬低慧远与其他人的研究成果。这些被贬低对手(他们中包括慧远)只被集体提及,或者在《善导疏》的基础上作为“诸师”被提及^③,或者作为“圣道门”的诸位圣人被提及。尽管在《善导疏》与《义疏》的争论中亦涉及智顗(538—597)与吉藏(549—623)的两部关于《观经》的注疏,但慧远还是继续充当“诸师”及其“异端”立场的“发言人”。

《观经》学术界最有代表性的学者或许是灵毗(1774—1851)。在他的《佛说观无量寿经讲记》中,他攻击慧远和其他人所持的立场,并列诸师(虽然主要是慧远)与善导的22个不同点^④。这22点是:

- ① T1819.40。该书的全名是《〈无量寿经〉优婆提舍愿生偈注》,是对世亲所造一篇论文的注解(T1524.26)。昙鸾还有两部较短的作品,即《赞阿弥陀佛偈》(T1978.47)和《略论安乐净土义》(T1957.47)。前者是一首颂扬阿弥陀佛和净土功德的偈颂,后者(其作者是否昙鸾曾受到怀疑)被认为是与《往生论注》一样的作品,没有任何新的贡献。见利奥·普鲁登《净土简论》,《东方佛学教》,8-1(1975年5月)74-95。
- ② 这类代表性的论文是:惠谷《隋唐时代的〈观经〉研究史观》,第125-135页;结城令闻《〈观经疏〉中的净土释义的思想史意义》,《塚本纪念集》,第907-924页;深贝慈孝《善导与净影寺慧远》,《东洋学论集》(京都:朋友书店,1979),第1265-1280页。
- ③ 见T1753.37.247c22, 248b7, 249a7。
- ④ 灵毗《〈佛说观无量寿经〉讲义》,载《真宗全书》,第5卷,第1-298页。关于这22点的现代解释,见结城《〈观经疏〉中的净土释义》,第907-924页。